



拜年

□应春柳

我小时候天天盼着过年,不仅有红包、新衣服,还可以出去拜年,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玩耍。我曾说,倘若每天都是过年就好了。母亲说,你现在盼过年,以后就会怕过年咯。现在想起来,春节期间的母亲是最累的。难得几天休假在家,年前的大扫除、衣服被褥换洗、准备年货,到节后招待拜年客,把她忙得团团转。所以,母亲说,春节于我们是休息过节,而她则是劳动节。

去拜年的人徒步行走在泥泞的小路、田埂上,或推着左右两边坐着大小孩的独轮车。路上还时不时响起鞭炮声,惹得行人一惊一乍。再后来,灰尘漫天的公路上,骑自行车或摩托车的拜年客穿行而过,车前车后坐满了人,车上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的拜年货。

那些年,母亲给我们准备的拜年货通常是一碗金针扣肉和小麦饼,还有装着白糖、鸡子糕的果子包,有些时候也有荔枝干、桂圆干之类的,那算是奢侈了,一般放在一只竹编的凉笼篮里。所谓果子包是用一张厚厚的草纸将糕点包成立体梯形状,上头压着一张红纸条,用编草席的草茎扎得平实妥当。金针扣肉在年三十那天就准备好了,一口碗里差不多两三块,小麦饼就压在那碗金针扣肉上。

出门时,母亲会把凉笼篮上遮盖的毛巾整了又整,让我们拎的时

候一定要小心,勿在外贪玩,又叮嘱我们去客人家吃鸡子索面时,不要轻易对碗底的那两枚鸡蛋动筷,有些人家还等着下一拨客人来拜年时用。但是,若主人用筷子把这两枚鸡蛋夹开,那就说明是可以吃的。还有,碗底假如埋着尚未剥壳的鸡蛋,那就更不能吃了,除非主人家把鸡蛋硬塞给你当回礼。虽然母亲如此这般叮嘱,但我每次去拜年的时候,从没有遇到舍不得夹开鸡蛋的亲戚,他们总是让我吃得直打饱嗝。母亲又说,拜年时,不能让亲戚把回礼塞得满满当当,要懂得推让,切记礼数周到。回礼一般用粉干,几把粉干一放,凉笼篮就满了。弄好回礼后,主人家依旧会用那条毛巾盖上。凉笼篮手柄提在手上时,鼓起的回礼顶着毛巾,印在毛巾上的喜字或福字就特别醒目。

有一年春节,我和二哥去武义大伯家拜年。父亲找熟人让我们兄妹俩搭上了一辆大货车。那天,大雪纷飞,货车车头小小的车厢里挤满了人,我和二哥只能坐在货车后面的拖斗上,风雪从四处刮来,打着雨伞也无济于事,雨伞骨东倒西歪,我们缩着身子瑟瑟发抖,两只脚时蹲时站,撑伞的手冻得好像不是自己的。到了武义,刚下车,二哥拎的拜年货,啪一声掉在了地上,酒香四溢,我们傻眼了。那是我唯一一

次空手去亲戚家拜年。

春节那几天,母亲在家忙于招待拜年客。客人到了,大人张罗泡茶,拿出馓、糖、番薯片、花生等点心,又去厨房烧面条、馄饨,鸡蛋是事先就煮好了的,盛出面条或者馄饨前把鸡蛋埋在碗底。母亲总是陪在边上,见客人吃得差不多,就迫不及待地夹开那两枚鸡蛋。我则在客厅盯着茶几上的果子包,凭小手一捏或拿起轻轻一晃,就知道里面包的是啥,白糖也就罢了,倘若是落花根、鸡子糕什么的,就要小心翼翼地掰开果子包,掏出一些糕点又不露痕迹地包好。有一次,我正在享用,脑门上突然落下一颗爆栗,伴随一声叱喝,客人都没走,你竟敢!

现在过年,一天下来走马观花似的拜好几户人家。对于上门拜年的客人来说,鸡子索面成了负担,而每次过完年之后,长辈们常常为拜年货的消化而苦恼。

随着岁月的增长,和我父母同辈的亲人逐渐离开,整个家族中,最年长的就属我母亲了。几年前,八旬母亲说,年龄大了,招待客人也累,再说,现在大家图的只是一起相聚,平日里大家都很忙,过年应该轻松一点才是。于是,母亲和大舅母、小舅商定,三户人家轮流做东,亲戚们一起吃顿饭、叙叙旧,彼此聊聊一年来的收获和来年的期许,感叹时光流逝如白驹过隙。



把美好的时光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

上山二章

朱思莹

在上山 我望着一万年前的稻粒

再向前一步,我仿佛就会穿越这颗黑宝石,映照万年前的祖先。我想把她捧在手心,越靠近她,我的欲望越多。我看见,历史的大门打开,她在原野上舞蹈,赤着身的先人们,围绕在一旁,露出世间从未见过的笑容,他们清澈的眼睛,像碧水,不仅遮住,身上的污垢,还具有洗净,万年铅华的能力。我又看见,一个石头堆砌的大舞台,她好像成了导演,气定神闲地指挥,此时的先人们已穿上树皮,或裹着动物的皮毛,他们像依赖母亲的后人,崇拜,但没有一个人,能了解她内心的寂寞,谁能与她一起高歌,孤独的舞蹈,一跳就是三千年,直至河姆渡、良渚的陆续出现,成为舞台的主角,甚至,把她的光芒掩盖,谁能说,这一切不是她的渴望和安排。

天地间的风云已起,在上山,我痴迷地望着她,一万年前的她,一粒黑黑的稻谷,人声已经鼎沸,更多的故事,飞落在我眼前,我盼望,更多的诗人与她相遇,写热闹背后的前因与后果,写她身体里藏着的另一片原野。

一条江从这片原野流过

一条江从这片原野流过,江的名字是浦阳,原野名上山,浦阳江是源头,经过钱塘江,终点是长江,上山、跨湖桥、河姆渡、良渚,是浦阳江延展一万年脉搏,疏引着滔滔的江水,奔腾不息。

我站在田野中央,渺小得像尘埃,曾经认为头顶的天空是重心,此刻,信仰竟然改变,困扰已久,柏拉图的千年之问,在一望无垠的稻田,在继往开来的新、旧石器面前,答案瞬间变得透亮。

我致敬这片原野的沧桑,更致敬一群叫蒋尔平的人,用三十年的光阴,跋涉万年,拨开时光的沙尘,让历史不再分叉,让华夏万年的文明,完整地串联,他们像标杆,永远屹立在上山,更像那些光芒万丈的星星,不仅局限于长江,还被黄河流域的远景仰望,这一刻,上山的春天开始飞翔。

童年的“军装”

丁耀明

小时候过年除了盼望红包外,最期待的就是穿新衣。

一颗红心头上戴,革命的红旗挂两边,虽然年少的我穿上军绿色服装没有帽徽和领章,但满满的精气神却是相当清秀威风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330国道金华至温州段,经常会有军车载着执行换防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经过,军车偶尔也会作短暂停留。矿区的干部、工人和学生热火朝天地制作食物,拉起横幅,呼喊口号,热情地接待解放军。那时,我还在读小学,对当解放军的憧憬由此而生。在我印象里,他们穿着军装,英姿勃勃,英勇顽强,坚韧不拔。

后来,我们学到了巍巍的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课堂上,老师叫我有表情地朗读《松骨峰战斗》片段,他们把枪一摔,向敌人扑去,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,把敌人抱住,让身上的火,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,我的眼前呈现出血雨腥风的激战场面,似乎看到了抗美援朝战士手握爆破筒,所向披靡的场景。

我的堂叔丁樟谦在东海舰队当军官,父亲时常和我们说起他的经历,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解放军的热爱、敬佩和崇拜。有一次,我到义乌过暑假,见到了一身戎装的堂叔,当时的他已经是团参谋长,昂首阔步地向我走来,他那厚实的手拍着我的肩膀,询问我的学习情况,赞扬我的成绩,鼓励我从小要有志向。我小心翼翼地问他:您这样穿着,

不热吗?叔叔自豪地说:部队有纪律要求!当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时,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,英雄就在面前!望着他一身军装,英姿焕发的模样,我心中,最可爱的人,形象更加立体。

由于我多次目睹解放军的军容军貌,亲口朗诵志愿军战士可歌可泣的事迹,近距离仰望堂叔的军人风采,所以,我一直幻想着有一天能穿上军装,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

翌年,我们一家四口到义乌过春节,坐矿上的接送车到金华,然后乘火车赴义乌。在金华老火车站附近有几家服装商店,爸妈要我们挑选新衣服,我不假思索地说要买军绿色衣服,一买就是两套,可以换洗。妈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要军装款衣裳,我说喜欢呗!到了义乌,我兄弟俩与堂弟三个人一道做游戏,演《智取威虎山》片段,我总是选择杨子荣或者少剑波的角色,因为我不但会唱京剧,而且还穿着军装,呐!

后来每逢过春节买衣服,我都特别偏好军绿色的。试想自己个子小,不能像真正的解放军一样挺拔高大,那就穿着与他们的军装相似的衣服勉励自己吧!

穿上军装,确实神气,我喜不胜收,时不时地在同学、邻居和其他人面前炫耀,并与穿同款服装的小朋友一起上学、玩耍和做作业。记得小学最要好的同学是张松南,他擅长数学,我喜好语文,所以经常到对方家里做作业,相互学习帮助。

后来同学徐刚搬到我家附近,我俩形影不离,每天结伴而行,沿着山路,翻过一座小山到矿校上学。童年的我们天真无邪,纯朴、热忱。我们都穿上了军绿色的衣服,时时刻刻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已。

有时候,军装还是道具呢!学校里组织文艺演出,我就经常穿着自己的军装上场,无需向别人借。当时,为了让学生体验矿工工作的艰辛,学会感恩,学校组织部分学生每周在选矿现场和矿区大食堂演出节目。而我穿着军装,带领同学们圆满完成演出任务,获得矿工们的赞扬。

在那个特殊年代,中国人的服装样式高度一致,花色单调,品种单一。蓝、灰、黑色以及中山装、青年装和军便装占领了服装阵地。走在时尚前沿的搭配就是一身军绿色服装,戴军绿色帽子。现在看着自己的相片,真是赶时髦的小孩!我妈的闺蜜会疑惑又关心地问我:你的衣服从来不换洗,却又不脏唉!我就骄傲地告诉她们,我有几套军绿色服装,看看当然都是一样的啰!

堂叔现在已近80岁,还是那样高大挺拔,不减军人风采。每每与他聊到我小时候穿军装的情景,我俩就会开怀大笑。叔叔,家中有偶像,真是幸福!我说道。小时候的想法往往会影响将来的人生抉择。正如我在对当解放军的憧憬中长大,这份憧憬时时刻刻提醒着我,要成为像堂叔那样堂堂正正的人。